



簡松草堂文集卷十

錢唐張雲璈仲雅

答梁夬庵問泮水書

飢驅東來忽忽數月旅懷無俚足下可想見也前  
辱手書下詢襄二十五年左傳晉侯濟自泮會於  
夷儀伐齊杜注泮闕据通典兗州泗水縣有泮水  
以爲當在今泰安郡界命僕考之因詢之士人無  
知爲泮水者邑乘亦不列泮河名目按水經注有  
牟汶北汶石汶柴汶元和志又有贏汶禹貢錐指  
云汶水有五北汶柴汶瀛汶牟汶其一則經流卽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

大汶北汶卽泮水源出泰山分水嶺又按邑志汶  
水下云北汶自泰山西北分水嶺分流至桃花峪  
東南流逕新莊東北火樓莊粥店至高里山南又  
逕舊鎮南又東至城南西谿捺河南流注之又至  
城東中谿環水西南流注之又東南逕全標店東  
入大汶又西南合流東逕南北望村徂徠西麓諸  
泉注之又南抵陽關城西分水嶺一源兩分半西  
南流至界首村北折入長清縣之中川達於清河  
半東南流至桃花峪因名泮水舊說以爲自桃花  
峪分流非是其大汶經流在泰安境內總匯五汶

東自梭村西至欒任逕二百餘里爲助濟通漕之用  
淙河在泰安城西二里源出岱西南石縵山之  
西谿西北流逕龍潭龍池大峪至此而東南入泮  
然萊蕪亦有北汶萊蕪志云北汶在縣東北七十  
里源發原山陽由普通莊西至雪野莊鎮折而南  
流又由大舟山陽合長城嶺南匯水河泉西流合  
新興泉至泰安故縣鎮與嬴汶合其謂之北汶者  
以其橫行縣之北此別一北汶非泮水之北汶也  
錫山顧復初先生春秋大事表於地里考核精詳  
獨未及泮水具見讀書之難謹以所可考者以復

於足下惟裁擇焉又所聞泰安縣中地名有合於  
春秋左氏者稽之諸書參之邑志約舉數則爲足  
下推其波而助其瀾以益征南之癖不亦可乎傳  
隱十一年公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杜注魯邑在  
梁父縣南今縣有菟裘城志云在縣東南九十里  
近梁父僕按後漢書郡國志泰山郡梁父侯國有  
菟裘聚卽此經桓二年會於讎杜注蛇丘縣西有  
下讎亭俗謂之夏讎城今治西南一百十里有下  
暉村臨汶水其遺蹟也傳桓三年會於嬴今縣東  
五十里有嬴城哀十一年會吳伐齊克博至嬴卽

此漢置縣屬泰山僕按方輿紀要羸城在泰安州東南五十里北魏移置於廢萊蕪城卽今萊蕪縣治則是北魏以前羸在泰安北魏以後羸在萊蕪又按泰安志引水經注云汶水出萊蕪原山西南過羸縣南計原山至泰安百餘里何獨不詳所經且羸博奉高三邑相距皆在三四十里由萊蕪迤北不置一縣亦非漢時牙錯棋置之制且從征記云羸縣西六十里有季札兒冢而札葬其子於羸博之間今羸距博三十餘里安得其西六十里爲羸博之間乎則羸城應在萊蕪此城宜爲奉高城

水經注所云西南逕奉高縣故城也傳成二年齊侯圍龍杜注在博縣西南按水經注汶水西逕龍鄉故城南今大汶口東十餘里有城基俗云鄉城是也經成三年圍棘杜注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按路史注魯棘在汶水北水經注汶水又西溝水注之水出東北馬山西南流逕棘亭南去汶水八十里又西南逕遂城東又西逕下謹城西入汶今縣西南有棘亭經成二年取汶陽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按水經注云蛇水西南流逕汶陽之田齊所侵也自汶之北平暢極

目僖公以賜季友卽此又西南逕鑄鄉城據此當在縣西南樓上村東北又縣東北十五里有謝過城春秋夾谷之會齊侯歸田以謝過城之名以此城南有汶陽田說本通志傳襄十七年師自陽關按水經注汶水西南逕陽關故城今治東南陽關村是也郡國志距平縣又有陽關亭傳襄二十三年臧宣叔聚于鑄杜注鑄國濟北蛇丘縣所治按劉昭云武王未及下車封堯後於鑄漢蛇丘縣之所治也又水經注汶水又西蛇水注之蛇水出泰山西南流逕汶陽田又西南逕鑄鄉城西卽所謂蛇淵囿也見定

簡松菀堂文集

卷十

四

十三 京相璠云蛇丘城下有水魯囿也俗謂之濁須水矣蛇水又西南逕夏暉城卽下謹城蛇水又西南入汶今縣西南七十里有鑄鄉城禮記又作祝樂記云封帝堯之後於祝注祝或爲鑄傳昭八年大蒐於紅杜注紅魯地按郡國志紅亭在奉高西北今邑志云在縣南境以上數則因泮河之問而類及之謹質之足下幸指其馳謬

水經注汶水西南逕陽關故城今治東南陽關村是也

郡國志距平縣又有陽關亭

傳襄二十三年臧宣叔聚于鑄杜注鑄國濟北蛇丘縣所治按劉昭云武王未及下車封堯後於鑄漢蛇丘縣之所治也又水經注汶水又西蛇水注之蛇水出泰山西南流逕汶陽田又西南逕鑄鄉城西卽所謂蛇淵囿也

與陳雲伯大令書

蕪城小住得瞻靖範十年飢渴慰我勞思誠不願  
生封萬戶也匆匆還櫂閣下日坐堂皇與民相見  
不欲以閒蹤浪跡溷瀆清嚴悵惘解維彌增迴望  
蒙惠大集舟中晝長端坐維誦覺縱橫卓犖越人  
心志漢魏六朝諸公如在目前終日揖讓幾忘古  
今擊節朗吟發聲清亮沙鷗在前撲鹿驚飛度越  
阡陌未卽棲止櫂歌漁唱忽焉中輟有若傾聽兩  
岸槐柳萬綠壓蓬濃罩眉宇讀之旣耐舟人進食  
江漁半尺藜藿一杯引羹進飯雖太牢之奉無此

簡松蘿堂文集

卷十

五

旣也尋行數墨世儒之見比比皆然閣下驚采絕  
豔從而振之手造五鳳足翻鸚鵡朱霞麗空長虹  
竟野所見旣罕心死形廢籌海宣防數十萬言懸  
河無竭非常之原難與謀始雖未施行論可不朽  
事之欲改絃而更張者殆不止此安盡得閣下者  
起而行之妥如置器卽今 朝廷尙賢擢多不次  
閣下政聲大江南北無翼而飛口不偏肥旁無訾  
謗竊謂遭際當在斯時斷非虛譽惟閣下鴻才天  
授又得全家之才張吾三軍而雲敖不識夥頤沈  
沈干冒方家遽陳拙集燕石之寶上儕良璧寸莛

之叩遠擬洪鐘觀者齒冷自顧顏汗然雲瑛業此  
有年學術不純趨向多誤就正有道攻瑕是賴尙  
有古文八九卷又嘗從事文選有選學膠言二十  
餘卷惜未寫有定本不能閣下一一指示俾有歸  
宿且恐鄙人自謂心苦而閣下爲之目笑也龍領  
未探豹皮欲畱亭帚自珍覆瓿不屑論癡之符閣  
下其諒之否乎平江千里白雲在天引領升華無  
任馳泝貢詩四篇聊誌服膺並望省覽不宣

簡松菴文集

卷十

六

學我資密而論難辨幾無進室皆說不宣  
其歸之否乎平江千里白雲在天引領升華無  
任馳泝貢詩四篇聊誌服膺並望省覽不宣  
且恐鄙人自謂心苦而閣下爲之目笑也龍領  
未探豹皮欲畱亭帚自珍覆瓿不屑論癡之符閣  
下其諒之否乎平江千里白雲在天引領升華無  
任馳泝貢詩四篇聊誌服膺並望省覽不宣  
其歸之否乎平江千里白雲在天引領升華無  
任馳泝貢詩四篇聊誌服膺並望省覽不宣

與同年李嗇生教授書

伏惟序屬三冬起居萬福金泥信遠玉潤名高先生擁南面之皋比看東牀之鵬翮喜可知也雲璈歸自長安欣逢小住去紅塵之喝蔭就絳帳之清風方期狂鳳不飛勞魚暫息而乃未黔墨突又挈歐囊纔許盟心還教隔手飢偏驅我頻徵送別之章事本依人豈是銷憂之日汎大江而西上付離緒以東流於是出龍江之關過鳩茲之國皖公山近綠浸杯中小謝霞明紅拖檣畔網巨口之魚舟尋赤壁破如椽之竹樓問黃岡琵琶亭下銀屏鐵騎之辭鸚鵡洲邊芳草晴川之句思欲掇古芬於春藻窮遠景於秋毫而無如駭浪排空顛風斷渡過沈舟之側長教遊子心寒居習坎之中豈僅書生膽薄馬銜當晝而邀路蝸象窺容以閃屍豈真猛士入水攜蛟空說南人使船如馬未免才隨氣短思共魂銷豪情比肆魚之枯佳句等吳楓之落幸陽侯不睡眦而修怨天吳每卵翼而垂憐肉脯猶存布帆無恙自入楚以來遲遲南國之隅局促西河之館未逢忠敬欲賦權輿我固未離乎衆人彼自難欽爲國士經時不見清香畫戟之容隨例



一餐冷炙殘羹之色蓮花幕隔醴酒樽空况乎誦  
芄蘭之童子石恐長頑議糖蠚之門生丁猶未識  
嵇喜爲題門之鳳韓苻豈入海之鯨雖安世之侯  
七奕不乏金貂而淵明之子五人誰親紙筆頭顱  
自笑遽爾冬烘事業難期總如春夢或者謂楚中  
本名士之鄉郢上是騷人之地而且諸侯好客大  
府憐才到處逢迎隨時徵逐燒吟邊之蠟刻及半  
紅飛花外之觴浮來大白衣冠入座無非杞梓之  
才咳唾隨風盡帶芷蘭之氣未嘗不可推襟送抱  
蠲忿忘憂孰知中郎之屣常閒王粲之樓空閉此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

八

又對樽壘而氣索撫琴瑟而愴懷者矣又或以古  
蹟雖湮遺風猶在歌郢人之白雪披大王之雄風  
章華臺畔宋玉微辭高堂觀中楚王夜夢而且摻  
搗激楚禰衡之狂態千秋長槩縱橫魏武之雄心  
一世自可登高作賦懷古興悲然而荒臺舊苑不  
足登臨意馬神尻徒歸想像取長畱之風月靈府  
才空思借助於江山管城力弱兼以先公奉命  
早歲持衡作恩地於是邦者一科乘輅車於此間  
者兩試憶昔年之講座望斷旌旗過舊日之轅門  
愁凝鼓角網內珊瑚都沈海底門前桃李早見孫

枝昔我未生於今漸老灑一萬行傷心之血淚空  
成楚些羊碑數十載轉曠之年華卽是桑田滄  
海更復何心憑眺刻意畱連惡景周年長愁送日  
比三日之新婦閉置車中擬隔歲之星郎徘徊河  
畔徒嘿嘿而自喻更俛俛以何之冀有庇而虛萬  
里之裘悔此行而聚六州之鐵非纏腰之鶴雖神  
仙之地亦不飛笑束脩之羊比博士之家而更瘦  
徒有損於意氣終無裨於身心陳言汗冰雪之腸  
俗狀滅風雲之色聊憑遠札用訴幽懷先生出朝  
月之襟期定憐跼踖具冰壺之習次應笑風塵今  
者江城曉冷龍伯風高山解宵長雁奴更澀望停  
雲而寄恨遡流水以思歸攀漢南之柳須知司馬  
何任食武昌之魚本非吳人所願

簡松草堂文集

卷九

九

與友人論米戶報捐書

今年淫潦爲災民艱於食大府籌備捐款以資接濟意誠美也近聞徵及米戶一例報捐竊以爲此舉過矣歲歉之苦正苦於粒米之缺大府所以多方籌款者亦以乏米之故也方且招徠米客欲其源源而來前奏米船所過關津免其納稅得

旨允行寬其禁者使其力有餘而來者多民間之價可平今徵及米戶是令與事相矛盾也是出乎爾而反乎爾也是示大不信於民也而惡乎可哉且夫米戶皆逐末之徒勉供於上勢必取償於下仍不得不藉米價之贏以補其絀而民間終不免食玉之虞矣前此鹺商報捐三十萬

皇上以偏災之行不惜數百萬帑金以濟民食豈藉此商捐名目以爲調濟命仍於鹽課存項動支所有商捐三十萬不準行大哉王言亦以虞商力之缺乏也鹺商尙爾何況其他愚以爲它捐猶可獨於米戶之捐似未可行以其於政事有妨也自宜飭令米戶無許昂價糶旣平而惠之施也均矣子產曰抑心所爲危所以告也不敢告之於當官而私論如是吾子以爲何如道光三年十二

月

簡松菴文集

卷十

十一



伏生口授尙書辨

孔安國書序云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按漢書儒林傳云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二十九篇以教於齊魯之間是伏生本經未全失也疏云伏生初實壁內得之以教於齊魯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其末年因其習誦或亦目暗至年九十鼂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按漢書儒林傳云齊學者由是頗能言尙書山東大師無不涉尙書呂教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張生爲博士而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

十一

伏生孫以治尙書徵當時傳尙書者甚多伏生之經縱失凡所傳之人豈亦盡失其經不能取以教錯致煩口授乎又豈伏生教人皆係口授不執經乎知其未必然矣孔序旣不可信穎達不質之班史而依附序說想像爲言無怪乎後之人辭而闕之也且伏生旣有孫又能治尙書錯往受時伏生亦不應使其女傳教疑亦衛宏之妄至謂齊穎語異錯所不知者以意屬讀則錯所傳已非伏氏完書矣班史皆無其說

支子不祭解

曲禮云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注不敢自尊也謂宗子有故支子當攝而祭者疏祖禰廟在適子之家而庶子賤不敢輒祭之集說呂氏云尊者之祭卑者所不敢尸也故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是說也予嘗疑之是支子雖貴終不得一伸其祭於家且祖父本庶人宗子亦未爲士大夫而庶子反崛起於寒門之中宗子既無廟庶子必從宗子祭於寢是祖宗不得享大夫之祭不惟無以伸人子之情亦非朝廷報功之意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

十三

矣愚按所謂不祭者蓋專據公族世祿大宗有廟者而言如宗子之祖父爲大夫爲士已有三廟二廟宗子亦爲士固非祭於寢者庶子而爲大夫則毋庸立廟以大夫牲體祭於宗子之家俟庶子之子繼爲大夫立禰廟可也若庶姓之家庶子爲大夫自當立廟專祭不當拘支子不祭之說重宗系而輕爵命古人不若是悖也按開元禮官尊而立廟其主祭則以支庶封官依大宗主祭兄陪於位以廟由已立不得延神也或兄弟分官則各祭考妣於正寢開元禮草創於徐堅李銳賈登張垣施

敬本陸善經論定於蕭嵩王仲邱諸臣之手必有  
根据商家兄終弟及周代廢嫡立次其宗子之子  
孫不有牽牲贊幣於七廟者乎此有所伸彼有所  
屈理固宜然則支子崛起爲大夫必不廢廟廢祀  
可知也特禮無明文注疏亦未辨析耳

簡松菴堂文集

卷十

十四

世說出於甄無即文若純亦未詳詳在  
佩賦固宜然俱支子融瑛爲大夫必不廢廟廢祀  
繼不有牽牲贊幣於七廟者乎此有所伸彼有所  
屈理固宜然則支子崛起爲大夫必不廢廟廢祀  
可知也特禮無明文注疏亦未辨析耳

禫服考

自鄭康成王肅論喪期有二十七月二十五月之不同習禮家紛如聚訟而禫服之說遂至今不明儀禮中月而禫鄭以中月爲間月王以中月爲月中爲鄭學者言祥之日鼓素琴孔子彈琴笙歌乃省哀之樂非正樂也正樂乃八音並奏使工爲之君子三年不爲樂樂必崩三年不爲禮禮必壞故祥日而存之非有心取適而作樂也三年之喪君子居之若駒之過隙故雖以存省之時猶不能成樂是以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禮記所云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

五

二十五月而畢者論喪之大事畢也謂除衰絰與室室耳餘哀未盡故素縞麻衣著未吉之服則禫不在祥月此特爲重喪加之以禫非論其正祥除之義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者論其正二十七月而禫者明其加爲王學者言禮記三年之喪再周二十五月而畢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徒月樂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踰月則其善也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又祥之日鼓素琴以此證無二十七月之禫後儒多是王而非鄭龍眠方素北古今釋疑謂



禮始虞曰哀薦禘事再虞曰虞卒哭曰成事期而  
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中月  
而禫獨無辭是禫乃除服之名非祭名也既祥則  
除矣凡三年之喪既虞視齊衰既練視大功既祥  
則麻衣輕於緦矣不言禫何時除是禫卽除之名  
矣方之言亦卽王之論也近讀鄉先輩毛稚黃先  
生文有書沈朗思論禫服後一篇以二十五月爲  
非謂王肅蓋誤讀檀弓耳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  
徙月樂此禫字是指禫服始終包兩月日數在內  
者也徙月出月也徙月樂者禫服既終又出月乃  
作樂通正服兩年是二十七月矣王肅誤謂祥祭  
之月服禫出月便作樂祥祭是二十四月又出月  
則二十五月且謂既作樂必是禫服亦除故以爲  
二十五月而除服蓋未嘗合間傳觀之耳間傳云  
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中月謂間一月則兩月矣  
又期是兩年二十四月矣大祥後又兩月則設禫  
祭而除禫服二十四月加兩月是二十六月又徙  
月乃樂二十六月而又出月則是二十七月也然  
二十六月禫服除是服都除而康成謂二十七月  
而除服者蓋雖除禫服而餘哀未忘故必出月始

作樂是此一月中本已無服而康成云云蓋哀而不樂猶有服之心焉猶之無服之服云爾按先生此解甚明二十七月今遵爲功令無所疑義是禫服者乃在大祥後之兩月內祭後卽除其第二十七月并不得謂之禫矣以餘哀未忘故統以兩周之後三月名爲禫也然則鄭所云二十七月其實止二十六月耳又禫不僅施之父母喪服小記所謂宗子母在爲妻禫及爲父母長子禫是也雜記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禫十五月而禫不知康成何以獨主父在爲母言又禮疏云慈母亦疑禫妻爲夫亦禫但記文不具耳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

七

簡松草堂文集卷十終

簡松草堂文集卷十一

錢唐張雲璈仲雅

篁中榭唱隨集跋

丙寅秋予自廣陵還鄉上冢寓西湖陵茗僧舍高邁庵表弟出示篁中榭唱隨集一冊蓋其繼配汪孺人沒後邁庵輯平時閨中唱和詩詞如于首以誌悼亡之痛者也予反復讀之覺其外無滯機中有神悟不惟無閨閣結習直爲放曠之士閒逸之流所不盡到者足徵胷次開朗雖處困境不爲境困似宜生平無所疾苦偕老於君子乃忽得沈溺重腿之疾纏綿累歲未下壽而逝邁庵所云不止三反者是殆又一反也宜邁庵之輾轉縈懷過時而猶悲也雖然予抑有進者邁庵元配沈孺人結褵甫三載冰絃遽斷今汪孺人與邁庵爲閨房師友擊鉢分牋樂數晨夕大抵人生富貴利達可以不擇人而有獨此風雅之緣蕭閒之地又復伉儷共之求之百人中不能得一卽得之亦不能久實爲造物者所忌而邁庵居然享之至於二十二年且得藉以不朽其良耦邁庵亦何所不釋於中哉孺人之孝慈戚黨咸知之惟所著或未盡知謝道

蘊柳絮之才鮑君徽香茗之賦得邁庵表彰之孺  
人此心固已大慰於冥冥之中矣孺人慰而邁庵  
更可以自慰矣予與邁庵同抱騎省之戚然予妻  
稀孺人生富貴而死貧賤既呼負負又無能爲此  
表彰反袂拭而有餘慟焉其何以對邁庵而不生  
慙汗也乎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一

二

蘇有出平

其澤又將好而音信斷其除以博應謝而不求  
餘益人生富貴而死貧賤既呼負負又無能爲此  
更可以自慰矣予與邁庵同抱騎省之戚然予妻  
入此心固已大慰於冥冥之中矣孺人慰而邁  
蘇有出平

跋解春集

錢唐馮山公先生

景

爲文精悍之氣不可偪視然

皆有闢世道人心之言不爲妄發博奧其餘事也  
康熙戊午薦博學宏辭不就在京師館項侍郎家  
有司營宮室梁需柁木難之有議請易大成殿梁  
者先生上書魏尙書象樞爭之事寢名震都下尙  
書物色之而先生旋遜與同里汪給事煜湯少宰  
右曾同學交密汪掌登聞鼓先生移書謂天高聽  
卑賴此一官之設爲達情宣德上下通呼吸之轉  
關戒以毋壅闕下情湯由編修改刑科給事中先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一

三

生又移書謂足下才氣過人矯矯自命非不能言  
與不敢言者也而又移官於得言之地遭逢不諱  
言之時不宜隱情惜已於是汪有災地擇官河工  
汰尤死刑肆赦三疏湯有積貯本計監守侵盜二  
疏又粵東所報賊焚劫村莊殺掠男婦督撫提鎮  
置之不問湯又有特劾粵東大員一疏二人皆不  
媿言職亦激於先生之勸也事見杭堇浦太史道  
古堂文集舊有幸草十二卷樊中集十卷解春集  
十四卷雕板燬於火今盧抱經學士文弢先生外  
孫也料簡遺集久未付梓吾友仇荔亭司訓爲詩

云金玉斯文不可渝起衰大力竟何如盧郎枉說  
精讐校不刻山公一卷書學士覽之瞿然卽竭歷  
梓行其序言里人有請予不爲公集謀梓者泚然  
汗下卽指此事也今刻止十二卷中有向未梓者  
總顏之曰解春集然如杭集所云三書集中皆無  
之知其散佚者多矣惜哉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一

四

張芑堂廬墓圖跋

家明經芑堂不忍一日死其親既卜葬祿里山復築兩舍其側以致思慕其友方蘭汝爲之圖今年春予自揚歸營先人窀穸寓葛林園芑堂亦自海昌來止此相見甚懽出示此圖名人題詠幾編復屬予贊其後嗟乎予則何可覘顏與題芑堂之圖哉有先人敝廬不能守棄而僑於揚州中間之燕之齊南北奔走老大無成迴望故鄉烏栖無託歲時上冢雖偶一歸而去之復不旋踵卽今負土麤畢曾不能奉一日之祀又將遠行以視芑堂繙茅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一

五

牽蘿依佳城以終白雲在天青松滿地慰春秋而懷風樹展卷未畢慙汗欲死雖然覽斯圖者孝弟之心油然而生他日誓欲持數十口渡江而南構一椽以蔽風雨往來南北兩山之間門闕長畱蒸嘗無缺所以觀感興起於仁人孝子之前者未始非芑堂成之美也此芑堂示我之微意也爰識數語質之芑堂以爲將來左券芑堂亦哂其言而憐其志否耶乾隆庚戌三月中澣

天下有意如是而跡本如是者人得按其跡以知其意有跡如是而意不必如是者人不盡知之已亦不能盡言之必俟他人有以代乎言而其意始見嘉慶辛酉圖雙峯先生以翰林侍讀觀察楚北需次之暇畫春宵燒燭圖層闌曲廊外植蜀花二株兩女子擎羊角燈於花下先生炳燭當檻坐蓋取東坡海棠詩意見之者鮮不謂先生流連景光比之以寇萊公宋子京一輩人而不知先生之意固別有在也先生平時慕東坡之爲人東坡於元

豐三年謫居黃東風裊裊一詩正黃州作也先生銜命來楚思得宦轍至黃一追東坡之流風餘韻履雪堂而步臨臬想見當日網魚謀酒之樂故取詩意以寓諸圖此先生之本志也考編蘇集者此詩後卽係以別黃州之作蓋東坡於元豐七年四月量移汝州此詩卽作是年春無疑次年卽知登州旋內召由是而知制誥侍邇英連守杭穎揚三郡入爲兵部尚書如是者十年東坡生平際遇無逾於斯時者在黃州五年去黃時年四十有九而先生今年四十七與坡居黃之年相上下似亦



有默契者事固未可以逆料也然東坡之至黃也以謫先生則遭逢 聖明膺特達之知豈服朱

轡牽檐帷而泣止建牙開府於焉是基又豈團練之責所可同日語哉或者曰黃於諸道中官最瘠先生意在黃乃先生之自下也是又不然先生世秉清德何地不足見臨民之操遽屑屑焉衡量於貧富間亦淺之乎測先生矣抑雲璈竊有喜者使先生如東坡之例以次至杭必將節制吾浙再繼坡公之績而其時雲璈以部民入謁戟門花時置酒重展茲圖追維曩昔非獨鄙人之幸是亦先生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一 七

所樂也爰謹述其意以爲他日之證云時嘉慶辛

酉嘉平望後六日

閨秀朱雨華畫扇石刻跋

乙丑春德清徐甥葭室來貽予許氏所摹梁山舟表兄跋其邑閨秀朱雨華畫折枝海棠便面石刻稱其生秀圓潤出文淑憚冰一流之上其所詣可知已予見跋而未見畫有餘慕焉憶往客楚北在友人寓齋見陳氏女子雲冊畫冊十二畫心高不過六寸寬又減其一皆著色花卉無不精妙中有荷花一幅止一葉一葉而葉已滿其幅鮮翠欲滴藥則循邊而上亭亭出水其下荇藻交橫儵魚十數頭出沒不定令人對之有濠濮間想非胷中具百頃風潭氣象未易有此筆妙也不知雨華之藝能與頡頏否雲珊有自題一絕云碧池風動鏡奩虛乍見紅芙出水初只恐鷺絲容易到蓮花葉大好遮魚亦雋永可喜因朱氏便面而類記之以附梁跋之後

閨秀朱雨華畫扇石刻跋

跋學士梁公隨錄橐

右卷爲山舟學士隨筆摘錄之橐其從孫久竹明府因而裝之學士書法如日出搏桑照耀天下名且逾於海外兒童走卒獲其片楮皆知藏弄矧士大夫乎又矧其子若孫乎生平隨錄之本甚多大半爲人所竊向有屬辭筐舉一書手自削橐復命久竹以精楷寫之後并清本底橐胥失之以無別本此書遂佚久竹至今以爲恨嗚呼是誠可恨已此卷雖非所經意然寸羽片玉皆吉光崑山寶氣不可磨滅亦見後嗣零星掇拾不使先人手澤絲毫湮沒其賢可知也以未署款故贅數語於後以歸之嘉慶二十五年十月小雪日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一

九

此卷爲山舟學士隨筆摘錄之橐其從孫久竹明府因而裝之學士書法如日出搏桑照耀天下名且逾於海外兒童走卒獲其片楮皆知藏弄矧士大夫乎又矧其子若孫乎生平隨錄之本甚多大半爲人所竊向有屬辭筐舉一書手自削橐復命久竹以精楷寫之後并清本底橐胥失之以無別本此書遂佚久竹至今以爲恨嗚呼是誠可恨已此卷雖非所經意然寸羽片玉皆吉光崑山寶氣不可磨滅亦見後嗣零星掇拾不使先人手澤絲毫湮沒其賢可知也以未署款故贅數語於後以歸之嘉慶二十五年十月小雪日



跋舅氏梁文莊相國手錄蘇詩本

相公書法早年師文待詔終致力於顏魯公此似  
初由文入顏者故端莊中時露秀逸之氣平日所  
鈔書成帙甚多是本止一冊無起訖蓋其未竟者  
接山主人襲而珍之不忍先人手澤稍有零落也  
雲墩生也晚不獲藏奔隻字今見此冊仰感渭陽  
有餘慕焉道光紀元辛巳上元後四日外甥張雲  
璈敬觀并識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一

十一

蘇詩手錄

蘇詩手錄卷之十一

蘇詩手錄卷之十一

蘇詩手錄卷之十一

蘇詩手錄卷之十一

蘇詩手錄卷之十一

蘇詩手錄卷之十一

蘇詩手錄卷之十一

跋趙蘅士所藏梁山舟先生書札卷

古人碑帖簡札居多以其隨手所作自在流出故神韻天然蘅士參軍取山舟先生所與書臺旣勒諸石復裝墨蹟成卷先生筆札妙天下求書徧於海內獨書札非其親故不可得故尤可寶卷中辨喪服一書更有關係雲璈與先生爲中表兄弟又久客外三十年中魚雁往來所積盈一篋後遠宰楚南亦攜以行簿書鞅掌久不省視一日檢之盡爲白螿所蝕無片紙存悒悒累晝夜幾廢寢食甫一月而先生訃至矣豈神物隨而俱化歟抑亦先幾之兆也今僅存先裝之一冊及後寄數函而已生平恨事無逾於此蘅士見示此卷棖觸於懷迴憶昔年絮語重疊千里如覲面今人琴俱杳悲從中來因觀此而附記之愈以見茲卷爲難得之數也

趙蘅士參軍取山舟先生所與書臺旣勒諸石復裝墨蹟成卷先生筆札妙天下求書徧於海內獨書札非其親故不可得故尤可寶卷中辨喪服一書更有關係雲璈與先生爲中表兄弟又久客外三十年中魚雁往來所積盈一篋後遠宰楚南亦攜以行簿書鞅掌久不省視一日檢之盡爲白螿所蝕無片紙存悒悒累晝夜幾廢寢食甫一月而先生訃至矣豈神物隨而俱化歟抑亦先幾之兆也今僅存先裝之一冊及後寄數函而已生平恨事無逾於此蘅士見示此卷棖觸於懷迴憶昔年絮語重疊千里如覲面今人琴俱杳悲從中來因觀此而附記之愈以見茲卷爲難得之數也

跋金桂堂尺牘冊

桂堂金君彙其家藏簡札成冊見示首列先大夫  
手札一通爲之目瞿并知我兩家先世交誼之厚  
吾輩復得過從無間淵源洵有自也雲璈少孤露  
隨侍日少手澤無所存今得觀是札有餘慕焉冊  
中除先輩親炙外半皆舊識而歸道山者已十之  
六七若非有心者蒐羅什襲幾何不隨煙雲之過  
眼知非獨爲先世酬酢用深意於其間也因敬觀  
而附數語於後壬午三月三日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一

十三

金君彙其家藏簡札成冊見示首列先大夫  
手札一通爲之目瞿并知我兩家先世交誼之厚  
吾輩復得過從無間淵源洵有自也雲璈少孤露  
隨侍日少手澤無所存今得觀是札有餘慕焉冊  
中除先輩親炙外半皆舊識而歸道山者已十之  
六七若非有心者蒐羅什襲幾何不隨煙雲之過  
眼知非獨爲先世酬酢用深意於其間也因敬觀  
而附數語於後壬午三月三日

再跋金桂堂尺牘冊

桂堂既彙其先世往來簡牘成冊復取戚友通問  
手札裝之其於筆墨之緣可謂深嗜而篤好矣乃  
惡札如鄙人亦儼然廁於其間展之顏汗昔人論  
五律云如四十賢人雜一屠沽不得惟書亦然今  
母乃屠沽我乎是擇焉而未精也既而思之亦有  
義焉名花雖貴其下必有綠莎輕蘚以相掩映夫  
綠莎輕蘚得相雜於名花之間亦莎與蘚之幸也  
故始媿之而終安之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一

十四



吳昆田先生重宴鹿鳴詩卷跋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翰林編修吳昆田先生重宴鹿鳴今年春先生曾孫善揚裝其詩卷自吳門郵示距宴時已三十五年矣卷中惟大興朱相國原唱先生和之王韓城相公又和之韓城固先生督學時所拔士也通卷爲山舟梁學士所書此外別無篇什良以德高望重未敢易於語言也善揚屬題卷端無論雲璈不文未可佛頭著穢且諸大老在前山舟學士尙錄詩而不敢有所作雲璈何人貿然奮筆豈不妄甚然賓筵鉅典故老風流數十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一

五

年後尙得見其詠歌如親盛事不可謂非厚幸後二十年丁卯山舟學士亦踵其事殊遇有加回憶錄詩時似非始願所及蓋均有數存乎其間不可彊也亦惟厚福者有以致之非倖邀也雲璈與公子閭齋廣文交有年本居羣從之列亦何敢竟無一言因謹識其後以歸于善揚道光二年壬午

閏三月朔日三十五平突谷中卦大興宋用國

吳昆田先生重宴鹿鳴詩卷跋

吳昆田先生重宴鹿鳴詩卷跋

徐少宗伯詩卷跋

德清徐蘋村先生以侍講家居循陔不出  
聖祖仁皇帝南巡卽其家累晉至少宗伯海內榮  
之復享靜園尙書潔白之養年逾九十福壽之隆  
莫與倫比有道貴堂集行世此卷殘藁爲先生曾  
孫恕齋廉使裝潢據跋云有數卷蓋當時分與子  
弟輩藏之家塾故星右得至今藏弄焉吾見世之  
子弟於先世著述漫不經意往往散落於煤爨蟬  
蝨之餘者蓋不少矣更何有於零賤剩藁乎此以  
見徐氏懷祖德於數世之後爲難能而可貴也星  
右於世次爲先生來孫之子爾雅謂之暵孫余之  
彌甥也喜其能守謹識數言以歸之道光壬午七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一

十六

徐少宗伯詩卷跋



孔谷園書冊跋

近時論書者多云南梁北孔謂山舟學士與孔谷園舍人也學士有與孔谷園論書十二則多推崇之刻在嘉善謝氏望雲樓其造詣可知矣孔公親炙天瓶尚書之門尚書宗法魯公駿厲嚴肅孔公得其神似是冊爲德清徐氏家藏彌甥星右雅好翰墨從而裝之孔書石刻行於世恐精湛終不及此墨蹟也其小楷能懸腕書尤稱絕技梁孔書雖齊名然持論亦有未合大都梁用弱翰孔用彊筆翰弱則力全用於腕筆強則力半藉乎筆余嘗合而較之梁性靈在功夫之先孔性靈在功夫之後性靈勝者如仙功夫勝者如佛人樂於遨遊四海而憚於面壁九年亦自然之情也世之善書者或是余言而莫之其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一

十六

跋汪水蓮先生真蹟

先生書法得蘇長公之神然東坡非佳紙不書余  
所見先生書多生紙此幅亦然而局勢寬展墨色  
不暈不枯非腕力未易臻此惟收處多渴鋒則紙  
之使然若得佳紙更不知若何豐美也良由當日  
求書者未明作書之道以生紙漫求之而先生亦  
漫應之殆東坡雞毛筆之意與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一

十九

簡松草堂文集卷十一

宋書齊未開并書之故以主懸墨末之而夫主亦

之時然亦非特由游更不時感而豐美也夏由當日

不暈不枯非腕力未易臻此惟收處多渴鋒則紙

所見先生書多生紙此幅亦然而局勢寬展墨色

不暈不枯非腕力未易臻此惟收處多渴鋒則紙

知玉水齋先生真蹟

簡松草堂圖跋

予昔有三影閣圖高邁庵表弟融會張子野詞意而爲之者後又以簡松名其堂未暇圖也一日金君芸舫遣送長卷至乃倩徐君岡爲畫簡松草堂圖見贈長松十八草堂居其中茅亭峙其右雲水竹石景物幽邃筆意森秀芸舫之貺我良多矣憶子去梅東而客揚州家無一椽歲時止冢偶一來歸多寄表兄梁山舟學士廡下或寓湖寺如是者逾三十年後遠宰楚南又十餘年旣解組始典屋於城東之千步廊卽梅東故里心甚安焉不二年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一

二十一

其主贖券以去遷於紫金橋又二年抱西河之痛遺逋盈萬所居將不復能保不惟三影之閣久託空言而簡松之堂更成虛願老至耄及身尙萍浮欲如茲圖竟復何日芸舫蓋深憫之而以此示其意與抑厚望之而以此善爲頌與噫可感也尤可嘅也道光癸未長至月某其中

草堂  
其堂未暇圖也一日金  
君芸舫遣送長卷至乃倩徐君岡爲畫簡松草堂  
圖見贈長松十八草堂居其中茅亭峙其右雲水  
竹石景物幽邃筆意森秀芸舫之貺我良多矣憶  
子去梅東而客揚州家無一椽歲時止冢偶一來  
歸多寄表兄梁山舟學士廡下或寓湖寺如是者  
逾三十年後遠宰楚南又十餘年旣解組始典屋  
於城東之千步廊卽梅東故里心甚安焉不二年  
其主贖券以去遷於紫金橋又二年抱西河之痛  
遺逋盈萬所居將不復能保不惟三影之閣久託  
空言而簡松之堂更成虛願老至耄及身尙萍浮  
欲如茲圖竟復何日芸舫蓋深憫之而以此示其  
意與抑厚望之而以此善爲頌與噫可感也尤可  
嘅也道光癸未長至月某其中

馮刻名人尺牘跋

表兄梁山舟學士購前名人及國朝諸老尺牘至七百五十餘家萃半生之心力集一時之大成此學士生平最賞心之事余所目擊欲刻未暇金陵馮鳴和假其本擇尤者而上之石馮君於書法深故其鉤摹及檀椎之妙迥出時手茲帖又屬自爲藏弃之榮非因人役者可比故神氣奕奕照人眉宇學士能聚之而未及傳之而藉馮君以傳刻成學士尙爲之跋在歸道山前止兩月其有功於學士甚鉅其有惠於藝林者更不鮮也今諸墨蹟爲文孫輩分守雖什襲其家欲出而問世其勢甚難馮君茲刻豈非吾黨之薪傳佛家之龍象乎因喜而附識於後道光丙戌夏日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一

三

馮君刻之榮非因人役者可比故神氣奕奕照人眉宇學士能聚之而未及傳之而藉馮君以傳刻成學士尙爲之跋在歸道山前止兩月其有功於學士甚鉅其有惠於藝林者更不鮮也今諸墨蹟爲文孫輩分守雖什襲其家欲出而問世其勢甚難馮君茲刻豈非吾黨之薪傳佛家之龍象乎因喜而附識於後道光丙戌夏日

馮君刻之榮非因人役者可比故神氣奕奕照人眉宇學士能聚之而未及傳之而藉馮君以傳刻成學士尙爲之跋在歸道山前止兩月其有功於學士甚鉅其有惠於藝林者更不鮮也今諸墨蹟爲文孫輩分守雖什襲其家欲出而問世其勢甚難馮君茲刻豈非吾黨之薪傳佛家之龍象乎因喜而附識於後道光丙戌夏日

馮刻頻羅庵帖跋

山舟先生手書徧天下如珠玉之不脛而走藏弄而摹刻者正復不少其裒然成集者吾所見濮院陳氏之瓣香樓海鹽吳氏之青霞館餘未之見今得鳴和馮君所刻而三鳴和摹先生之書極多自先生沒後世之寶真蹟甚於辨才之藏蘭亭祕不可見鳴和獨出所有勒石以公同好賢於辨才遠矣鳴和金石之功其最著者莫如得楊忠烈公劾魏奄二十四大罪手疏彙并乞先生補後四大罪之缺出已資上於石其闡揚忠義豈尋常胷次所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一

三

有耶平日於先生書心領神會故一涉手而精氣溢於行間瓣香樓帖亦其手刻皆可寶也道光丙戌早秋金

山舟先生手書詠天不暇將正之不暇而去厥後



松陵四子遺像跋

吳江翁君小海摹其鄉先輩計

北騫 四先生遺像郵示謂之松陵四子展視奕奕

有生氣洵爲入神之筆四子者其出處不一其懷

才不得志於時則大略相似其人或甘沈淪或遭

罪譴雖潘稼堂太史入金門上玉堂受

聖主特達之知以爲可吐才人之氣矣而少撻家

難流離顛沛仕亦旋斥所謂詩人例窮不知誰勸

之而誰主之也夫天下豈獨四子然哉松陵亦豈

僅此四子哉天之於此數人分其靈淑之氣以生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一 三

之昇其沆瀣之菁以成之乃與其才與其識而獨

不與其遇改亭有經世之略論事能動吏閣部雪

灘亦遊陳黃門之門稼堂從數千里持嫫氏遺骸

間關以歸是皆抱經濟負血性能爲人所不能爲

未可僅以詞章目之卽漢槎之賦能邀 睿賞

而不蒙雞竿之赦豈天生之而忘之而又忌之耶

不惟忌之且摧折之困苦之以瀕於死不知天之

有意歟爲無意歟直不若予以庸庸之福爲世間

不甚愛惜之人何苦顛倒其局以動後來者之咨

嗟太息此翁君所以不平而圖其像也雖然君子

疾沒世而名不稱而四子至今在人耳目似亦可以無憾矣嗟乎世固有如四子之才有四子之嗇而并不得如四子之名者是又望四子而如在天上也尤可嘅已翁君名雜聞其購求四像而手摹之閱五寒暑而後成誠有心之士云

前乎此松陵四子爲董二酉吳炎潘檉章張雋皆罹莊史之禍著作多不傳由其無識而入患難未可與後四子比矣

自記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一

二五

跋竊憤錄

南渡錄一卷竊憤南渡錄一卷續錄一卷薊泉黃君客蜀得之蒲坂崔東甫因借錄之書畧辛棄疾著專志靖康之禍以鈔本訛脫屬予共校此書予早年曾見槧本但名竊憤錄無南渡字樣此二帝北狩事本與南渡無關今槧本已不可得無由校證然書實僞造嫁名幼安者也按其前後似是朝夕隨侍者所日記故纖悉畢載非後人追敘者所可詳幼安初爲耿京書記奉表南歸隨官於朝累至安撫使旣未扈從後亦無使金事且綜核二帝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一

三五

蒙塵事經三十餘年之久亦非一人一手所可紀述書謂帝后之外惟金人監視而左右更無一人又誰知之而誰記之耶前數十葉尙具史筆後則俚言俗字隨手填入殊不足觀豈幼安之所爲哉所言絕無諱飾如骨都及利澤之無禮於朱后守衛之無禮於鄭太后知軍之柳條鞭帝及帝后死狀豈是爲尊者諱之義亦豈本朝臣子所忍言是直肆口爲快尙何竊憤之有卽金之待二帝亦未必如書言之酷他日尙肯歸韋妃何至虐遇若此卽韋妃之爲蓋天王妻且生有女本無明文書多

曲筆文致之尤爲汙曠獨不畏高宗聞之乎至移  
雲州移五國城移西均州又移昌源跋涉六七千  
里皆徒步此常人所萬不能況貴人乎果爾則上  
皇不待五十四欽宗不待六十而早崩矣其餘帝  
年及紀年之舛錯多與正史不合至謂土像起立  
寺僧因果之語更類俳優小說尤可哂已意必宋  
故臣而不爲其主所眷遭其廢斥故作此讐言以  
寓醜詆是乃幼安之罪人尙敢竊其名幼安當含  
怒於九京矣自靖康元年正月至二年二月二帝  
北狩之前或有記其事者後遂因而續之亦未可  
知總之不可盡信也且名南渡錄又名竊憤南渡  
錄亦無此體例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一

三

王文成公墨蹟跋

王文成公家書墨蹟二通一爲上其父書按公父華爲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歷官禮部左侍郎以公忤劉瑾出爲南京吏部尙書旋罷時公爲兵部主事蓋自都寄家之作也一爲寄其弟書蓋正德十一年巡撫南贛初赴任時所寄也史稱公好言兵故書中每慨切時事其後卒以功顯雖時勢爲之亦良知之本量耳是冊芸舫金君所藏有李武曾珍藏印又有朱竹垞珍玩曹秋岳鑿賞印疑卽李氏之物或入於朱流傳三百餘年而紙墨如新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一

三七

精氣奕奕洵可寶已

王文成公家書墨蹟二通一爲上其父書按公父華爲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歷官禮部左侍郎以公忤劉瑾出爲南京吏部尙書旋罷時公爲兵部主事蓋自都寄家之作也一爲寄其弟書蓋正德十一年巡撫南贛初赴任時所寄也史稱公好言兵故書中每慨切時事其後卒以功顯雖時勢爲之亦良知之本量耳是冊芸舫金君所藏有李武曾珍藏印又有朱竹垞珍玩曹秋岳鑿賞印疑卽李氏之物或入於朱流傳三百餘年而紙墨如新

桐槐舊館跋

外大父谿父公江上舊廬有桐乳齋卽鳳巢書屋也後移城中仍其名而不易又古懷書屋相國舅氏文莊所葺也以庭有老槐取周禮注意以槐爲懷後接山解郡歸就其基重葺之改爲鷓鴣山館爲琴娛室然桐與槐今皆無有矣星子向有桐槐舊館圖山舟表兄題其卷端初非爲二地設星子以其適有桐槐之名追念祖德緬懷前型重裝之以示不忘其於堂構之思深矣且屬余識之因思鳳巢書屋向亦有圖爲倪黃門穉疇筆久經失去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一

三

乾隆乙巳秋余偶在無錫稽氏甥館於故簾中得此圖恍然者久之不知何年流落稽氏喜其完好無損亟歸於山舟先生屋故在南郭外奇孝巷占鳳皇之麓松房三間前臨大池碧梧翠竹環植左右兩舅氏讀書其中吾母每言於余故心識之先生亦快獲故物黃門有題句卽用其韻紀詩二章余亦和焉迄今又四十餘年此圖亦不知歸於何處因星子索題而附及之亦一時故實也道光丙戌仲冬

南山紀遊圖跋

南山紀遊圖者吾宗畊雲自畫其西湖之遊而并爲之記也。想見行纏所至清興浩然畫旣入妙而文又足以達之。誠水經注所謂竹柏之懷與神心妙遠仁智之性共山水效深者矣。西湖爲浙西之冠四方遊屐麇至每慨生其地者牽於人事之多乖且苦於濟勝之無具歲僅數至月一至而已兼以重圍之隔歸櫂匆匆遊情爲之不暢翻不若遠客之寓居湖壖朝霞夕煙日在眉睫芒鞋竹笠徜徉兩峯三竺之間經時始返而西湖之勝不至僅得其皮毛矣。還而問諸城居人容有不能舉其地者亦可笑也。予更老嬾不能從事於斯觀畊雲此卷不能無慙因慙生羨因羨生妬而不禁神往於其間也。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一

二五

必報德齋跋

以德報德聖人之明訓也然而報亦甚難矣或格於時而不得報或緇於勢而不能報伍子胥雖得志於吳而江上之漁人瀨水之女子亦何從而報之淮陰若不遇漢高則漂母之于金亦何由而報之報且甚難又安可必顧其心終未嘗一日忘也有必報之心自有必報之德其時與勢則天爲之而其心固無媿也家更云以必報德顏其齋其猶是心乎更云曰然遂書之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一

三



余秋室學士畫冊跋

秋室學士善畫尤工美人每學周昉貌肥予見孫  
嬾雲通守所藏閒敲棋子落燈花作閨夜景又梁  
接山太守之楊妃病齒圖豐豔絕世器物之屬工  
細入妙然平日不輕爲人作予求之數年終不可  
得至花卉多少年之作流傳更少此時望之皆如  
天上矣此四幅梁君弓子偶於門攤得之當日自  
是成冊後散失所存僅此弓子更以學士自書落  
花詩七章續於後而裝之可稱三絕今所某憶漫  
庵贖稟此七章無之因附錄於後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一

三

年光獨與賞心違景物誰憐過眼非芳草細塵  
寒食路碧苔流水釣魚磯短牆白日游絲靜深  
巷斜陽燕子歸桃李不言春自老安排祖帳別  
芳菲

餞別芳菲酒一瓶輕紅小白各飄零初辭舊蒂  
猶勝葉遠逐回波恐化萍畫架池臺間綵索紅  
羅院落冷金鈴遊人莫問元都觀寂寞空餘百  
畝庭  
百畝庭中萬點春蒼苔滿襯不沾塵還疑倩女  
全身幻不信徐妃半面眞煙冷獨來橫笛客月

明頻悵倚闌人芳時已過休回首更欲憑誰問  
錦茵

不是東風有兩般世情同賞不同看開來錦障  
方誇豔墮向泥塗便覺寒趁雨還應歸別澗隨  
風未肯出迴闌等閒評品原無定溷席休嗟得  
地難

共受東皇一點恩可憐枝葉可憐根春風自濺  
紅綃淚暮雨誰招紫玉魂深院烏啼閒白晝小  
庭人去又黃昏莫嫌時節無車馬寂歷林亭好  
閉門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一

三

寂歷林亭思悄然幾回喚起曉牕眠凌空句綫  
飄香雪蹴地迷離散紫煙金谷漫傷傳臘節玉  
鉤誰弔賣錫天東皇一去無消息燕子春風又  
隔年

卽歲韶光已後期每憐繁豔費相思酒杯自照  
春情淺香篆徐銷晝景遲風磴吹衣愁片片雨  
牕伏枕夢絲絲綠陰濃盡無人問一任流鶯過  
別枝

跋丁隱君祥符寺陀羅尼石幢歌長卷

道光丙戌季春下泮偶過黃君薌泉出示所藏丁龍泓隱君祥符寺陀羅尼石幢歌長卷詩如神龍天矯之而拏攫書法亦如老義展膊掘強可喜幢爲唐胡季良所書按湖州天寧寺亦有季良書尊勝陀羅尼石幢見朱竹垞太史集季良之名見於宣和書譜第曰處士惜未詳其里貫曝書亭集言季良金石之文不及祥符寺者蓋太史未見此幢也薌泉重裝是卷予得讀而附記焉距先生書此時已六十七年矣詩載魏春松侍御所栞硯林集

簡松堂文集

卷十一

三

中

步實齋所藏馮實庵都諫手札跋

南卿周兄出其師馮實庵都諫所書額並尺牘見示都諫以實自踐而又以實教弟子其處已以處人者概可知矣都諫於嘉慶甲子乙丑間主西湖崇文講院南卿爲其入室弟子齋名步實承師學遵師訓也都諫雖晚達自翰苑屢改官諫垣而意致恬退不及汲於仕進又風骨峻邁不肯依附要津隨作急流之退立朝未久中外惜之子與都諫有同年之雅曾於梁溪解后嵇氏甥館子識都諫而都諫固未識予予不自言譜誼蓋不欲貧賤交攀附龍鳳也迄今都諫之歸道山已二十餘年可慨已都諫以文雄於時門下士多成名宿南卿其尤著者觀其不忘函丈寶此數行之墨勤懃懇懇有追慕餘思可不謂加人一等乎予又思人生踐履無一不當務實馭至文章一道又必運實於虛昌黎之言曰氣盛則言之長短聲之高下皆宜所謂氣者虛也由虛而實則百脈動盪萬竅玲瓏矣都諫之教文當必如是南卿又得師傳而雄于文者故旁通之以質焉南卿以爲然乎其未然乎

簡松草堂文集卷十二

錢唐張雲璈仲雅

祭外舅嵇相國文

維年日月子壻張雲璈率男外孫裴謹祭告於光祿大夫太子太師文淵閣大學士外舅嵇文恭公之靈曰嗚呼哀哉惟公之靈實河嶽之英惟公之升爲日星之精故望中台而人皆驚其逝騎箕尾而公未墜其生公之仕宦颺馳雲翔公之入相麒麟鳳皇六十年來如長檣御風而不見其歆側雖偶有挫抑亦如日月之眚而無損乎清光 兩朝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一

元老一時首輔

帝心簡在如肱與股世其美則繼跡韋平專其業則希蹤房杜知之者固識其積德而累仁不知者或以爲承華而襲廡其立朝也干之則凜若秋霜接之則和如時雨故比肩而事者亦或疑公伎公然卒歸於丰采畏愛而莫之敢侮凡在公之行事咸中外所共睹實史乘之增光縱侈張而何補惟予小子所雪涕不止者則在一已之私情而難忘乎飲食教誨之得所昔我作贅初登公堂年未弱冠習禮趨躄于頭紫翦十事烏瑤惠麓之下蒼湖

之旁扁舟往來居然堦鄉公方在養婉容愉色豐  
貂采藥斑衣饋食我來甥館從容侍側執經史以  
問難舉前修以爲式弛矜莊而善譔亦衝口而率  
臆丁亥之歲服闋還京我送河干柳色方青詩如  
梵夾咸送公行我亦繼作以訴離情公顧而笑獨  
賜和賡詩猶在篋心實爲憚三載而還我叨鄉薦  
偕計春明重相謁見公時小謫華堂清燕喜我科  
名權溢於面謂文章之有神詎骨相之終賤秋卷  
裝而空投春風坐而弗徧別頭罷試瑁璪連年無  
騏驥之可託徒鶴雀之堪憐公雖知其賦命之多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一

二

薄猶策其力學之逾堅惟不肯待人以不肖雖以  
相公之貴絕無非分之請與他途之緣故訓勉之  
下未嘗不勸之人而慰之以天公之無私大率類  
然嗚呼此景如在目前近歲以來喪我慈母營葬  
錢唐拮据在手不踏京華七年而後每念高年神  
馳左右昨歲公車復睹黃耆素髭有光大宅生黜  
察公神明期頤可壽何圖一載睽違未久書方迢  
遞而來杖已逍遙而負五九重震悼百僚奔馳  
飾終令典亮髮無遺公在泉原權慰可知所惜者  
乞骸之疏屢陳遂初之願竟絕有畢生廊廟之餘

榮無一日林泉之可悅 君臣之義雖全骨肉  
之情終缺卽今沙路虛燈麻衣被雪弱女慟哭於  
江濱戚友含辛於城闕公乎歸來奈何此日靈其  
有知能無嗚咽尚饗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一

三



日收詩雅知御尚饗

山齋如文含辛况况關公平論來奈何此日靈其

有知能無嗚咽尚饗

不識一日林泉之可悅 君臣之義雖全骨肉

代王某祭兄文

嗚呼皇天不憫降禍我家著雍之歲庚子日斜亡  
我家督忽馭靈車原鶴鏃翻荆樹摧花爲位而哭  
凝望天涯有心如結有淚如麻六年於此茹痛有  
加兄住江城我居海國兩地羈愁一官微職分聽  
濤聲同看雲色鷓蟀爲年鱗鴻寄墨身隔春秋心  
無南北昔兄綺歲羔雁逢迎不脛而走溫石之名  
蓮花晝永晝戟香清兄於其間筆硯縱橫壯而應  
官趨躡步武馳譽長淮揆才大府蘊未全抒仕原  
非廡僕不同升噲空爲伍兄崇明德我與有光兄

簡松亭文集

卷十二

四

加餐飯我心爲慶羌兄纔周甲其身康彊方圖永  
保百年可長何期示疾五月而喪平柳生其肘豎  
入於崙座隅鵬止天邊鶴翔聽猶風雨見已參商  
孤兒血涌媿婦頭搶兄丈夫子桓山翼四當兄沒  
時又折其次伯兮叔兮各承先志東粵南閩一行  
作吏奔走是効皆不在侍至於大故惟賴其季其  
季克家堂構堪承承兄之後舊貫是仍夙昔鍾愛  
今日賢能我遠聞之悲喜交乘終制以來又三寒  
暑喪猶在堂丹旒未舉昨季書來向我商語羅刹  
千里江路修阻全家於揚歸殯無所兩兄遠宦歸



日難齊爰奉母命卜地城西諏吉某日安此庚泥  
平原幽曠其靈可栖年年麥飯來薦棠梨尚有先  
妣停喪會稽他日窀穸請有所俟我悲其言潛焉  
出涕大江之中金焦若嶠兄昔提舉往來迢遞朝  
霞夕煙於焉吟憩紅橋花藥精魂所繫葬兄其間  
佳城無替在昔古人已有其例朱邑桐鄉前事可  
契所可哀者白頭孤弟殮不憑棺窆不臨窆永絕  
今生空期來世執紼前夕寄此酸醞靈筵展讀以  
侑奠卮并勗孤子大事維持爾兄不在爾其慎之  
靈兮不泯尙或鑒茲尙饗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二

五

楊甥哀辭

乾隆丁未仲冬三日予遭先慈之喪冰雪苦困中  
不省外事越兩月忽有叩門投函封者甚急乃錫  
山姊氏手書而楊甥燥之凶問也予方在喪次不  
獲越江憑其棺悲悼無已甥爲吾姊長子父苞文  
早世甥時甫六齡有姊十餘歲弟二歲無何弟又  
殤姊氏飲冰茹蘖二十年來次第爲子女婚嫁且  
抱兩孫姊亦近周甲人方視爲蔗境之甘而不意  
天之慘毒尙如初之甚也甥襁褓中患瘍比長彌  
劇醫師速其效凡黃堊五毒之劑攻療太過蘊溼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一 六  
之氣內著於肺瘍雖平遂得痰喘疾每作則兩目  
瞪張竟晷不下喉間聲如沸釜危坐不得臥者累  
日夜讀書中廢然長於心計有所謀畫輒能先人  
戚友中多樂與之遊家雖貧賴以楮柱最後患咯  
血聞吾母訃慟哭病轉增先是姊氏來揚州視吾  
母病旣視殮欲歸而京口阻淺帆檣如林不能通  
一葉甥日夜盼其母歸聞道路之難屢札節言病  
愈狀以緩其行然時時北望痛哭曰母不歸恐不  
及見兒矣姊旣至家喜甚猶強起一夕血忽盈涌  
氣上逆不可止枕母臂遽卒實丁未十二月二十

一日也距姊歸僅五日嗚呼苞文以咯血死甥亦以咯血死苞文之死年三十甥之死亦年三十父子前後如出一轍而吾姊一身上下獨當兩世之難死者已矣而生者可念生者可念而死者愈可哀已乃爲辭曰

風饕雪虐血淚凍麻衣壓體寒鐵重急步打門訃音送喪我宅相益我痛豈爾父之欲汝從於地下兮何不念汝母之伶仃卽我母平昔之憐汝兮何不救其死而保其生汝母哭汝兮汝不悲婦寡兒孤兮胡以家爲哀人生之無辜竟孽獨而若斯謂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二

七

魂氣無不之乃汝則冥然罔覺而漠然無知

王君晚香哀辭

乾隆戊申五月十九日山陰王君以疾卒於揚州  
邸舍靈祇告凶奪我喆士賓從一哭風雨奔馳碧  
落有侍郎之贈綠雲非處士之遺嗚呼哀哉乃爲  
辭曰泉路空遙夜臺難晝珠樹薶塵玉魚沈螿止  
隅之鵬何來過隙之駒偏驟推知命於達人竟難  
期乎上壽敢累德而述懷實摛辭而無疚維君龍  
鳳名流斂鏤望族學本青箱門非白屋綺歲芬蘭  
華年映玉陸從典文硯之銘揚遵彥銅槃之肉浙  
東名早江北譽延揚旌子子束帛裘裘論成河漢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一 八

紙落雲煙賓館久而尊浮甘醴幕池開而花放紅  
蓮葛龔之名常在宣明之面依然遂有書札推袁  
齒芬薦禰坐而言者欲行學而優者將仕出崇論  
於筆端叩餘智於囊底雖丹砂官俸未分白鶴之  
糧而畫餅頭銜豈羨青衫之吏一居淮甸再住邗  
溝朝衣屨裏手板常投飛書置驛插羽成郵月馳  
星送風騁雲遊職司來往事絕句畱況爲佛教之  
總持作名山之管領護策府以長新拜 宸章而  
永鎮臥聞潮汐以分飛吟對琉璃之萬頃山中公  
事雲樹成衙水上移文蛟龍捧印若其平仲久要

季布然諾僑札情親雷陳誼託霜雪不渝雲霞是  
廓定一言以爲交經十年而如昨逢迎則客本非  
殘聲氣則朋原可樂歲屬柔兆兄宦維揚與君交  
締顧我年忘盟指白水巷近青楊望衡對宇促膝  
聯觴愁割瓊之江革慙倒屣於中郎豈意一鬼不  
銷二豎成夢玉版無方銀丸乏用瘖瘁肌寒支離  
影重方聞負杖之歌遽抱頽山之痛騎箕之昔游  
山是耽逸情海嶠寄興江潭靄涼雲於火宅蔭法  
雨於精藍是能了恒沙之生死判業境之仙凡嗚  
呼哀哉疇昔故人今時異物疇昔華堂今時幽室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二

九

疇昔親朋今時弔客疇昔笙歌今時雨泣曉露下  
兮金釭青涼風起兮總帷白雖仿佛兮魂來終笑  
言兮路隔縱使白楊堪柱蒼苔沒跡華表風歆元  
堂雨蝕猶欲寫夫餘哀又何況乎此日

殤女阿鸞哀辭

惟棘人之纒纒兮坐專席而心憂披麻衣之如雪  
兮淚縷縻而未收值歲序之將闌兮銀箭急其若  
抽驚沙雜而灑戶兮酸風暗而射眸既人事之多  
迫兮實此生之若偷天復降予以不仁兮奪愛女  
而難畱汝生雖云四齡兮寒暑缺而未周蘭芽芬  
其初茁兮玉雪皎以可儔思宛轉其媚予兮倚膝  
下而嬌柔彼孩提之無知兮何善惡之可求會日  
月之幾何兮年壽難校乎短修既生之何恩兮復  
死之何讎誠庸醫之殺人兮屬殃厲之下搜似根  
株之痛斷兮若泥沙之踐蹂雖禱祠其何益兮鬼  
不可以與謀肉非割而觸刃兮腸似繫而吞鉤神  
非醉而被酒兮貌不拘而長囚哀稚魄之易驚兮  
向何處以殫幽嗟雨零而風斷兮欲招魂以何遊  
聽竹馬之闐寂兮睹羅襦之澣漱弄物儼其在御  
兮空牀宛以懸幃見文祿之森立兮皆昔日之爾  
侔何彼曹之紛紛兮獨爾形之悠悠或聞呼而乍  
驚兮旋轉聽而無由魂魄不會入夢兮宜音容之  
易休昔房櫳之長戀兮今獨處乎荒陬昔多方之  
提攜兮今竟委乎山邱果草木而同腐兮亦朝夕

之蜉蝣倘嬌小其如生兮將何依而何投骨肉等  
夫陌路兮陰陽判乎鴻溝聞小名而耳熟兮每觸  
諱於轉喉偶一時之誤傳兮舌未縮而淚流惟汝  
姊之早殤兮曾未與爾綢繆有祖母在泉臺兮定  
保汝而噢咻願勿悲而勿怖兮長往來於松楸哀  
吾生之多故兮實惟命之不猶似昌黎之早衰兮  
蒲柳零於先秋喪所愛之區區兮不少解乎羈愁  
人生忽焉且莫兮本汎汎其若浮矧爾體之渺小  
尤兮似水上之輕漚寫予哀而莫忘兮曾何庸其怨

楊錦南詠

維年日月布政使理問涼州楊君錦南以疾卒於  
尊甫邳州刺史官舍嗚呼逝水不還奔曦難駐風  
敗修蘭雲蘊玉樹刺史方抱延陵之長痛節孫楚  
之餘哀望桐花而魂斷賦菴草而心摧於是總帳  
空陳泉臺初夜圖畫猶存儀容如乍似宛轉以趨  
庭尙徘徊於子舍遂乃長鬚款曲華札殷勤用蕪  
辭以光潛德藉遺挂以發幽芬懼增傷夫至意敢  
有辭於不文因拜手而爲詠曰函谷高高河源滔  
滔迴瀾孕秀是生俊髦嗟我楊君實邦之秀四知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二

十一

舊族聲振關右成人之度生而自幼鷹鷂飛騰麟  
角成就符彩無敵琴僮不謬長而歧嶷力學自強  
口含經籍手握丹黃月華升屋樹蔭隨牀塵流滿  
案螢明一囊名父宦游馳驅南北縣必膺繁郡多  
理劇一石壓舟三刀夢益釜有魚鯉江無虎跡川  
媚珠還堂空鑑拭催科雖拙名譽自隆賢子佐理  
惠政重重家以爲國私而治公事有必舉命無不  
從勞形案牘定省之中門無鳳字幕撤芙蓉傅氏  
之譜早聞庭訓荊州之絹無煩更問弱不勝勞勤  
還成困瑰泣難言鵬飛誰信龍樹千方曇花一瞬



惟我刺史飲恨西河童頭灑雪老淚成波昔時骨  
肉生來綺羅今時魂魄何處山阿烏亡樹冷猿嘯  
風多新安迢遞羸博逶迤桐棺雨洗丹旄雲摩割  
恩棄愛傷如之何嗚呼哀哉與君兩世交情眷戀  
寢門風義聞聲長羨東芻未置容衣誰奠生絕蹇  
裳死如謀面天道寧論風流如見累德述懷以爲  
門唁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二

十三

傷穉氏小外孫女引珠文

嗚呼引珠汝雖四齡實三歲餘遽罹大難痘發而殂吾不知天所以生汝也何恩而死汝何辜汝花作貌汝雪爲膚乃如花者班然而爲癩如雪者焦然而成枯嗚呼引珠自汝之生不違吾側弄葉拈花裂牋吮墨琴書之旁往來如織提攜保抱無間晨夕我之意向汝能先識我所丁寧汝不敢復聞汝啼呼我心隱惻見汝嬉遊喜動顏色縱一日而難離矧千秋之永隔汝性恭謹人莫肯侮長者之前無敢爾汝生客邂逅坦然無沮作男子拜言語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二

十四

楚楚不知者目張憑爲佳兒知之者識羅紉爲好女識字未暮數已近千偏旁波磔漸得其全守字生知不待教焉可知夙慧其來自天識之無於七月又何訝乎前賢偶有觸迕母掌其顛不膚受之是憇惟母痛之爲憐緊汝症之初發也三日而斑齊又三日而驟變疑有鬼手乘隙奪換當此之時墨色盈面邪火內蘊枯象外見法宜攻擊力與之戰庸醫殺人誤爲虛中投以膩補不復透攻大黃石膏不見奇功茯苓耆朮獨當其衝加以連朝酷熱早氣熾燼暑毒相搏血脈不通關鬲壅滯腠理

固封鬱攸不達返陷中宮天耶人耶是孩提者死  
之亦甚易而何必若此戕賊之重重吾不明醫理  
張口若蒙又不能擇守此凡庸雖萬悔之折骨惟  
一恨之填胷嗚呼引珠汝之死也吾實任其咎而  
非汝父汝母之不保其終汝其怨我欲辨何從西  
郊以西精廬閒曠厝汝於此城闈在望中有小榭  
汝從母行十年以前與汝同恙十年以後汝來相  
傍其魂在否莫可名狀果其尚在嬉遊毋悵痛今  
追昔增我悲恨惠麓之下蓉湖之上明歲而還送  
汝偕葬嗚呼引珠哭汝不聞呼汝不應改汝舊形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二

五

命

迷汝素性汝口不哈汝目不瞑無可歸咎委之於

江孺人誄辭

孺人江氏君谷先生次女高君小垞之元配也道光乙酉正月以瘵疾卒年才二十七渤海公子鰥魚抱痛悄焉尠歡望廬入室萬緒千端同心之盟誰共歲寒跡如泡幻心類瓜敦我聞斯言起而長歎欽此淑德以染柔翰乃拜手而爲誄曰嗚呼律正回春星偏隕婺樺燭銷紅玉梅點素花鈿封塵鏡臺掩霧荀佩香寒謝庭雪沍天不憖遺碩人難畱碧雲信斷翠水波流蘭閨待字藏而不謀婉婉以聽貞靜而幽窈窕之彥人爭襄脩歸我公子咸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二

六

稱好迷二姓郁穆三星綢繆雞鳴之戒式好無尤尊章善事氣下聲柔煩擱涕茜浣衣進羞小叔小姑提攜相得御下慈和不加辭色暖暖姝姝春以爲德酒食之議鍼紆之職有禮有法無非無忒如斯之人福壽宜臻胡天不弔月缺珠沈初感寒疾體或橫陳不可以風含愁而鬢謂宜勿藥比於輕塵二豎肆虐膏肓是因飲池有方視垣無術岐黃束手和緩撤筆藥氣通簾風燈颺室帳押流蘇臆封屈戌奄化之前力疾扶持祖姑舅姑稽首陳詞謂婦之歸四載有奇奉侍無狀獨荷仁慈初七下

九一任遊嬉三日一匹未嘗嫌遲命不我與天不  
假時銜恩地下恐從此辭當此之時腸斷重闈神  
傷弱瘠昔日香纓方欣永繫今日芳華豈期長逝  
僕御失聲戚黨隕涕知者聞者皆爲反袂我聞古  
昔藥可返魂又聞仙術招亡若存如何環珮無復  
在門姮娥一去月窟長奔嗚呼哀哉蓋篋難揆楞  
伽空諷燕子愁凝萬絲惹痛骨似飛龍身如彩鳳  
華表未歸天門常狃陳此誅辭以當歸賵用慰稟  
砧庶無哀慟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二

祀竈文

臘月二十四日子入廚下見老婦方明燈然香拱  
手長跽口中誦誦爲祀竈而有所禱也聽其辭多  
邀福之意予笑曰此何異操豚蹄盃酒以祈五穀  
之滿家者乎乃退而爲文以焚於神前曰伏聞祀  
竈之禮雖王者所必親立竈之文縱庶人不敢廢  
況乎燧人作火死而爲靈黃帝稱炎生而成聖或  
名隗兮名禪或姓蘇而姓張夙來都尉之稱舊有  
嬌孫之號遂作一家司命宜爲五祀常尊逢月晦  
而朝天當歲終而計罪念某半生落拓未分然杖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二

六

之榮十載飄零大有勞薪之目灰心未肯火色空  
騰不成婦巧難爲無米之炊甘比童孤豈遂因人  
而熱情每嗟乎憂釜事或等於懲羹彈來鳳軫誰  
能聞爨而求讀罷麟經空使踞觚而聽自覺勢無  
炙手容是焦頭不蒙造物之憐或致室神之恕然  
而奴喧僕詈不少愆尤犬觸貓翻豈無罪過願同  
慈母聽言笑而常怡如作家翁任癡聾而不計怪  
王孫賈之無禱於天媚先夫奧笑臧文仲之未知  
爲禮祭盛於盆不爲癸亥之脩政忘己丑之祀禮  
原有主夢且稱君驅將鉤注泥不潤而長融掃卻

伊威塵雖飛而不礙惟願永絕雞飛之患都無豕  
壤之憂橫潦不沈暴風無害休教致異競來烏鳥  
之爭若或見形敢惜黃羊之薦從此火長稱聖煙  
可名祥看老婦之送迎宜先祭肺祝神人之醉飽  
不敢塗糟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二

十九



西谷... 卷十二... 十九... 伊威塵雖飛而不礙惟願永絕雞飛之患都無豕  
壤之憂橫潦不沈暴風無害休教致異競來烏鳥  
之爭若或見形敢惜黃羊之薦從此火長稱聖煙  
可名祥看老婦之送迎宜先祭肺祝神人之醉飽  
不敢塗糟

祈雨文 安福

昨始東作雨澤愆期高尻下首禱於神祇惟神降  
靈兆民有賴香火未收甘霖立需新秧刺水宿麥  
連雲決渠荷鍤拮据殷勤何圖兩旬復愷靈澤溝  
澮不盈田畦漸坼杲杲烈日拂拂炎風頭焦背灼  
望斷豐隆去年旱虐哀此歉歲豈可存仍坐視其  
斃令或不德何與於民民有不善宜罰令身令可  
頻斥民無能遷爲民請命籲我皇天

簡松菴文集

卷十二

二十

皇天

望潤豐盈去平旱虐哀此歉歲豈可存仍坐視其  
斃令或不德何與於民民有不善宜罰令身令可  
頻斥民無能遷爲民請命籲我皇天



關忠義廟禱雨文

惟神德貫人天威臨上下宜無求而不應當有感而卽通雲璫莅任茲壬三載豐穰間閭逸樂不意今夏五六兩月以來天氣曠乾竟無點雨天地之交不通山川之澤已竭禾苗枯槁而又爍之以烈日扇之以炎風雖間有雲行雨施之象然東井之符不下西郊之兆空占是必使大田盡同於焦土之可憐而斯民終斃於旱魃之爲虐也於是禱之於天神不應禱之於地祇又不應復禱之於四水星而又不應萬衆惶惶進退失據言乎數斷無不轉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二

三

之天心言乎理豈有無罪之死地今稻種已無所濟而秋糧尙冀有成若能甘澍遽零似可得全功之半此誠危急存亡死生呼吸之際也惟我大帝在 朝廷崇祀之典獨冠古今在海寓敬畏之心不遺婦孺雖正直不受私祝之請而鑒觀定憐哀籲之忱爲此冒昧瀆陳仰邀靈鑒立施膏澤用解倒懸官吏人民曷勝急迫待命之至

既雨復旱再求雨澤文

前者香火乍收恩膏遽沛不留神惠於宿諾得紓  
民困於崇朝非謂誠能動物自詡精勤直以天必  
從人可通呼籲乃兼旬以來碧落無瑕炎歊愈烈  
大田漸成龜坼之兆深溝僅畱耐轍之波幾令望  
滿千倉功虧一篑勢難期於再造事欲敗於垂成  
縱使竭小民十日之灌救力已無加何以敵驕陽  
一刻之曠乾涸將立待城鄉洵洵官吏惶惶爲此  
千瀆靈威冀邀神貺甘澍再降民氣全蘇如嬰兒  
之累慈母不厭多求似渴者之望清陰豈能終日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一

三

關忠義祠三求雨澤文 湘潭

前以旱勢太甚再瀆神威香火未收膏澤遽降如響之應捷於轉環以爲萬人之命自可立蘇三秋之成豈云小補已見民忭於野吏慶於廷豈意四鄉甘澍竟未均霑十日炎風依然肆虐偶有潤澤莫敵嘆乾譬如全家待哺之飢口不徒望飽於壺殮三年難起之沈疴豈僅回生於圭撮卽今處暑已過白露方來若非降澤於轉瞬之間必至待斃於束手之下爲此復叩尊神願施靈顯感召雷電驅策風雲幸旋轉於無復旋轉之中冀挽回於尙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二 三

可挽回之際人民洵洵官吏惶惶急切上告

告癩鬼文 代

維年日月兵部郎嵇某以從妹忽患風癩不復可  
制必有宿緣之孽致罹无妄之災爲此設祭誠虔  
爲文祇告其辭曰吾妹婉婉生長名門于歸查氏  
閨闈爲婚雍雍和樂禮義是敦一家之內從無間  
言何期去歲自南返北忽在中途邂逅祟慝奪其  
幽嫺變爲剛愎奉侍無狀大喪婦德非人之故實  
鬼之由舅姑含憤嫉妬生憂夫婦骨肉悉爲仇讎  
父母旣遠乃兄貽羞如果有冤必非今世此生非  
昔前生已逝如果有冤報宜一身何可肆口辱及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二

三

尊親人旣不道鬼復無理冤如可解宜卽去此如  
不可解寧速之死不死不去爾將何以爾能修怨  
其鬼必靈我今有言爾必能聽鏗楮資福酒醴薦  
馨享我儀物憐我娉婷若終冥頑帝有常刑誓將  
上訴達於天庭

告祭之日女似傾聽癩遽止越三日復作終至  
於死殆夙冤之不可解耶亦怪矣 自記

如意庵募字紙塼壚疏

釋氏功行與吾儒多不相涉獨其教僧雛也必先以識字讀儒書卽梵夾之字亦因竺法蘭支識諸人之翻譯而始能通以是知字見重釋氏與吾儒正同字本孳生而其用亦最廣不僅爲文士設也揚州爲四達之衝居處麗雜筆墨之用繁猥莫可勝數至於茶寮酒肆門坊街巷之間所以示近而招遠者糊牆黏壁不下億萬計新舊相因風雨摧剝填委於泥沙之地飄零於藩溷之場有心者惻然而無如之何卽有收貯者轉鬻諸造紙之家糜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二

五

爛而春治之復爲濫惡之紙其孽更甚便益門外如意庵主僧性一誓發宏願思欲一一檢拾而力有不逮第命其徒遇所見片楮寸牘就而收之日既久遂如山積於庵後隙地爲竹棚以蔽之至是積已數棚懼其不可復容終歸狼藉欲募甃塼爲壚隨得隨焚投其燼於江庶無沓爛汗穢之患於是求信修之須達乞喜捨之蘭陀凡現宰官身及善男信女並慨施淨財隨緣樂助踵其事雖百年可舉師其意亦隨地易行漸推漸廣其功德殆不可量性一介王君春丐予一言以爲檀越倡此善

事且有合於吾儒之旨也故樂爲述之至世傳宋  
王沂公之父夢宣聖以其有惜字功名會子降生  
涉於因果虛誕之說不足信第自然之應亦理之  
所或有也夫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二

三



因知亦思矣

知因果虛誕之說不足信第自然之應亦理之所或有也夫

王沂公之父夢宣聖以其有惜字功名會子降生

涉於因果虛誕之說不足信第自然之應亦理之所或有也夫

湘潭育嬰堂募增經費疏

蓋聞天心仁愛使萬物各遂其生王道綏和無一夫不得其所況春氣之達早自勾萌人物之生先於孩赤所以人皆不忍對髮媿而倍切惻痲義有當爲聯里黨而咸徵保抱此育嬰堂所由來也見孺子之入井非以納交爲心類慈母之投懷惟在噢咻是賴繫我潭邑育嬰堂之建也歷八十載歲月而有奇全百千口性命而無算能使赤毛空棄挽禍福於拋擲之餘黃口無知遂啼笑於性天之下此其功德爲無量而仁術可漸推也惟是生有簡松莒堂文集

卷十二

七

粟死有稽所費本屬不貲月爲考歲爲稽其事常形未足經費固斤斤有數嬰兒每源源而來倘來者不拒則同時並集旣多兼顧之難若擇人而施恐任意區分未免向隅之患欲無顧此失彼必使無絀有贏無罪而就死地情更切於待爨之牛愛物必先仁民恩可推於馴桑之雉惟願樂善仁人慈悲在念輕財義士慷慨爲懷解十萬貫鶴背之纏飛五百道城頭之乳誰無父母均爲襁褓之嬌兒如此孩提亦屬愛憐之少子雲璈念切呱呱仁慙煦煦諸君爲衆人之母邑令煩將伯之呼或捐

田以收衣食之租或助銀而權子母之利幸傾囊  
橐勿較錙銖沐三春之膏雨定教流潤無窮造七  
級之浮圖莫謂合尖已足時嘉慶丁丑立夏日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二

三



田以收衣食之租或助銀而權子母之利幸傾囊  
橐勿較錙銖沐三春之膏雨定教流潤無窮造七  
級之浮圖莫謂合尖已足時嘉慶丁丑立夏日



代焦山方丈募傳戒疏

蓋聞八福田內布施爲先六度門中持戒第一誠以口耳鼻舌實爲滅性之宗地水火風豈僅戕身之具是以江總宴坐同苦節而安禪高適談空破諸邪而忘物彼居士明心尙克持平五清五濁矧吾宗見性敢遂忘乎三昧三摩此傳戒之所係爲甚大也焦山定慧寺鎮大海之迴瀾踞長江之奇勝魚龍萬變氣騰鹿女之臺風雨分飛聲震鴿王之座況乎翠華屢幸慧日長融舊是精藍今尤勝境若不頻開覺路再續元燈只恐望慈航而難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二

三九

渡寶筏津迷坐禪會而談空天花色滅衲所爲身捨無從心安莫計者也然而黃金地隘甘露珠寒將使龍樹虛求馬鳴空讚伏願大宰官身諸善男子憐其苦志結此勝緣得頌仁粟香廚之雛鶴分肥或施義財蓮鉢之遊龍同叅爲功於一簣之山先從平地合尖於七層之塔突見浮圖所以宣魚山之梵唄膜十指而共仰慈悲庶幾合鹿苑之緇流證九根而同歸懽喜謹疏

觀湘門靈官廟募疏小引

夫事有出乎此而實因乎彼者又有益乎彼而兼收乎此者人之美君子成之利之溥仁人言之非淺鮮也潭邑居三湘之中當上下孔道冠蓋所莅帆檣所泊無日無之然民居稠密環江而處者不下數十萬戶絕少甌脫地賓客之來往邑宰之送迎局促河干足無可駐觀湘門外有靈官廟雖可小憩而湫隘僅止容膝觀瞻之不肅每心怒焉又邑之南有昭陵灘下多巨石迅水奔注觸而成怒水落尤爲重舟害邑紳士朔爲引洪小船分其載簡松草堂文集

相謀而適相合所謂事出於此而實因乎彼益乎  
彼而兼收乎此者是也蓋有數存乎其間而彼佛  
因緣之說當不外是遂兩許之並序其委折如是  
且願諸君子之助之者成爲樂而作善者洵有緣  
也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一

蔣海圃披嘯圖題辭 并引

古今俯仰造物之光景常留來往恬熙吾黨之襟  
期自曠故曾點處聖門則目爲狂士而莊生在當  
日遂自謂完人然而宇內雖寬人心多隘憧憧者  
旣常勞朋擾蹙蹙者又自囿方隅遂使烏啼花落  
都成局促之形月白風清絕少寬閒之境吟成擁  
鼻苦學秋蟲賦出憂心行傷春燕斯徒妨乎觸目  
固無當於騁懷卽或天性都豪風期蕭爽念浮生  
之歲月賞大塊之文章徵逐友朋畱連歌舞有繞  
砌欲飛之紅蘼金酸千行無在梁不動之清塵紫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二

三

簫一律漏點傳而聲如雨急賤紙飛而句尙蟬聯  
不免刻意繁華汨情流蕩未極優游之致難言陶  
冶之心乃有西華門子東國才人衣冠成蕭育之  
家閭閻是崔陵之宅長裾罷曳重窺石鼓之文短  
袂輕彈久待金門之詔雙鳧颺而人非葉令一鶴  
跨而地是揚州君乃迴孝廉之船對藍田之壁拄  
西山之笏折東籬之耆桐陰匝地日當午而猶曛  
蕉祿成天風乍涼而如水灑墨瀋於燭影簾波之  
際颺茶煙於鬢絲禪榻之旁所由機神無滯身當  
境而皆安學養兼純物靜觀而自得豈必忘情魚

鳥但恣閒遊留意琴尊徒耽逸豫已哉僕大似崔  
駟長年不樂本來平子一味工愁旣內養之無方  
致物交之常誘此日看君世上直同行地之神仙  
如其置我圖中願比偕遊之童冠乃爲之辭曰  
君貌清嚴君氣豪上筆墨縱橫圖史跌宕風簾乍  
開月華相向君於此時一何閒暢不入禪窟不墮  
理障空山無人水流花放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二

三

代募蚊幃啟

羅帷鑒月繡幕圍風梅花護才子之深宵瓊子貯  
美人之芳夢七寶與三雲並麗九眞共百子齊妍  
此但門綺靡於豪家何必大鋪張於寒室乃若時  
逢九夏月值三庚佛子無慈烝民多虐聳長針以  
作喙颺輕絮以爲身夙來門下之呼慣動江邊之  
哭負山力小聚市聲多當此之時雖密挂吳幃高  
張楚幔猶且衝突以窺重地候伺而出奇兵此誠  
擾擾不寧營營無厭者也況如某者家本貧寒身  
爲廝養宿惟帶露隨蝶魄而驚飛臥每當風咎蚤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二

三

聲而噬語遂至飽其利背肆彼貪心敢輕愛夫脂  
膏空自成乎瘡痂豈謂籛條不設竟同儉節之孫  
謙直以紈扇難搖聊學孝思之吳猛沈倫邀福甘  
以身當小白憐飢任其腸潰非人情之可近終茶  
毒之難堪縱使薰簷有術香騰艾葉之煙誰云開  
篋能祛藥作荷花之氣擊拍何從半夜勞而通夜  
爲之無寐把搔不已一體動而衆體亦復難安誠  
切膚以爲災幸有筋而未露涼堂大厦誰聞聒耳  
之繁酣寢高眠豈識餐肌之苦惟有共邀衆力大  
發婆心滅毒瑁之一痕分鴛鴦之半翼已足惠同

縑素集勝書囊費本無多擊原易舉從此南柯枕  
穩北牖臆虛入黑甜而爲鄉任黃粱而作飯但論  
陰德無煩誇萬里之裘若廣仁恩何處非九州之  
被

簡松草堂文集卷十二終

簡松草堂文集

卷十二

三五

簡松草堂文集

附錄

作令或問或問或有來問作令之道余曰是豈真有諸耶  
又問或問而烏能言之且人才有敏鈍之不同地方  
異俗亦有煩簡之不同風俗有醇漓之不同豈能  
志之或問概論兼之轉喉觸諱更有難以明言者然  
其理固一定不易謹就其能行而可言者  
舉其略以復

或問孟子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何謂巨室豈

簡松草堂文集

附錄

卽今所謂富貴之家歟曰朱子謂世室大家也此  
賢士大夫所以一國慕其所慕非僅有勢力如今  
之豪門貴族也豪門貴族如果恃勢驕恣放於禮  
法之外正當亟懲之以爲一國之儆而何有於得  
罪若今之爲政者遇豪貴之家方且趨承之不暇  
又何敢得罪或問愚謂方今功令嚴肅巨室挾勢力以  
凌人者亦鮮惟是邑有富人官每利其所有遇事  
則文致以飽其慾壑否則矯情干譽故意剔剔折  
挫之以博清名皆非政體也富人雖不容其縱欲  
敗度亦當有以保持之一旦地方有故緩急可恃



倘盡傾其家設有急難同歸於盡而已蓋富者貧之母也故富人宜培植不宜摧殘宜範圍不宜尋衅亦不得罪巨室之微意也

或問莫難於聽訟聽訟當何如曰是誠難也古者民風淳樸然周禮已有五聽之說可見訟之聽自古匪易今人詐僞百倍於古以我一人之心思才力當千萬人之心思才力歧途百出以嘗我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惟聖人能之未可概語於今日也悉心靜氣之外趙廣漢鉤距之法有不得不師其故智者曩在濠中有湯氏子控失婦屢緝不獲會簡松菴堂文集

附錄

一 二

天旱予禱雨太浮山至真武廟住持僧山秀他出詢之香工曰下山數日矣隨有山下紳士訴山秀遊蕩不歸廟中法器皆爲所售心疑焉居數日有別寺僧某云有密啟召之入僧云湯婦係山秀所匿問何從知之曰山秀與湯婦姦有年矣今湯婦久不見僧偈訪其弟慈雲僧於某寺慈雲不在見按頭有詩藁一紙認爲山秀筆係懷湯婦之作以是知之予詰汝與山秀有隙乎曰無然則何干汝事而密陳之曰懼累耳予思婦果山秀匿不應復作詩懷之婦之不在潭可知矣畱其藁遺之無何

又有別寺僧以山秀負錢二緡屢索不償呈其券以控遂逮山秀至詰其何以不在寺以母疾對詰以何故售寺中法器以修寺對詰既有山主何必僧修則以山主推諉未修對又詰負某僧錢乎曰未也令某僧面質且示以券曰此非汝筆耶山秀無辭因限日以錢償某僧券附卷中令紳士別延主僧飭山秀出寺退驗其券蹟與詩稿合乃別錄一紙逮慈雲至不問復呼山秀詰其何以與湯婦姦山秀不承擲詩稿與之曰此非汝懷湯婦作耶山秀曰此非僧作并非僧書予笑曰誠然出真藁

簡松亭文集

附錄

一 三

山秀曰亦非僧書乃復出錢券曰此券汝前認自書今詩稿出一手有山秀印章且得自汝弟寺中尙何抵攔耶不承將刑山秀語塞叩頭曰詩誠有之然爲吳非爲湯也吳婦死故悼之耳子曰汝與吳婦相遇幾年曰僅一年今年五月死矣子笑曰汝姦僧顏色有湯又有吳姑勿論第此詩實爲湯非爲吳也汝云僅一年何以詩有共載綱繆之句且通篇皆傷離而無感逝意又有山中字樣其爲藏匿在寺無疑此婦蹤跡不問汝將誰問山秀失色不能辨亦無供詞乃令退在別室喚慈雲詰

之曰汝與湯婦姦有諸慈雲愕然曰無之曰汝現有詩稿爲證且汝兄山秀已供汝矣慈雲曰此吾兄所爲而乃誣我耶因具陳山秀姦狀甚悉乃令山秀質之山秀伏罪曰姦誠有之然婦非吾匿也慈雲亦曰誠然吾汪氏子同產三人兩爲僧而長兄固無賴也湯婦與山秀姦藏寺中爲長兄所偵遂挾之以去湯婦實兄汪某所匿也問婦與汪何在曰在湖北宜城舅氏關某家關卽宜城縣捕役也遂移檄宜城不兩旬而婦與汪俱至乃釋慈雲而論汪與山秀罪有差委折如此安可以輕心掉

簡松草堂文集

附錄

四

之哉

或問用刑輕重如何曰宜重而重宜輕而輕或宜重而反輕或宜輕而反重是在臨時酌斷然自有一定之法酷刑非法也非刑更非法也或曰酷刑與非刑有別乎曰應用而過用之謂之酷如杖非酷也律止四十倘一時而再杖則四十者爲八十矣酷矣掌責非酷也積而至於數百則酷矣荷校非酷也然枷則不杖必待枷後始杖倘一時並用則酷矣或用重枷或用毛板皆酷也非刑者朝廷頒刑之所無如梅花枷連枷棚子十字架之類

其不流爲周來之死猶愁特地吼也幾希矣子除柳杖外概置不用自官赤緊以來命盜案山積從未一試三木必委曲以得其情案原無許刑求也刑者不得已而用之非以示威也郅都史稱其公忠伉直然列之酷吏之首見賢如都酷且不可矧其他哉此史遷之卓識也

或問今州縣所苦者何爲最曰苦貧貧不在疲瘠之區而在膏腴之地尤苦於衝途人見爲膏腴也派累之誅求之自上下下歲以爲常且盈千累萬爲人作嫁而所爲之人面貌未知姓名莫舉文符

簡松草堂文集

附錄

五

如火急於賦稅稍或遲滯訶譴隨之囊無一錢而一差過境車馬之費廚傳之費儉從之費苞苴之費頃刻數百金不容少緩今日方去明日又來而迎送之苦不與焉如是而欲州縣之不貧其可得乎愈有名者愈苦累焉一邑中興廢舉墜之政欲待以行者不知凡幾而束手無策中心怛然且口不敢言貧偶一及之則羣相譁惟默默自喻而已在自守者節衣縮食其累稍淺豪侈之徒以爲苦一身何益復從而糜費焉虧缺公項十人而九此一時通病也然則如之何曰惟儉以持已深自刻

苦但使無虧公項足矣此外無善全之策

或問今州縣所最不便者何事曰莫如倉穀常平本古良法今則視爲畏途定例推陳出新其初有不肖之州縣從而侵挪之上官懼其有弊一駁再駁或嚴申巽三存七之例毋許升合逾及至買補今日委一員明日委一員稽查考覈而委員之來大則百金小則數十州縣厭其煩苦而多費也遂絕不申請平糶終年存貯而已平日寶之如珠玉所費已不貲至交卸時後任者多方刁措此厥欲碾彼厥當風頤指氣使無敢誰何而氣頭厥底以簡松草堂文集

附錄

六

及鼠雀之耗又從而賠累焉徒苦官而無裨於民揆之朝廷立法之意豈欲如是哉因噎而廢食懲羹而吹齏不得謂非奉行者之過也

或問流氓賭博所當嚴禁否曰功令所在烏得不禁然亦有變通之道地方有大案巨猾往往於娼家賭場中賺綫弋獲無論禁之不能盡倘此輩竟畏法不敢存畱一週此等案件無所畱戀勢必遠颺無從偵緝矣惟有嚴切曉諭有犯必懲使之斂跡可矣若今日差查明日拏究徒飽吏胥之欲而此輩反恃以無恐於政體無關

或問除弊何先曰州縣中弊端百出除之不勝其除難以更僕數也然弊有不可不除者亦有不能悉除者如必欲弊絕風清無論其斷不能絕且因是反增弊者有之矣湘潭前任有以除弊爲事者遇下鄉恐胥吏之擾民也乃行一牌列款其上一切夫馬供應毋許胥吏鄉保等索民間一錢先一日傳至其處嚴切曉諭以爲若輩斷不能藉端需索矣居無何有控保正不法者內有云下鄉傳牌者例與費四百後累次增多云云聞者失笑此所謂絕弊而反增弊者也大抵凡事皆未可矯枉過正過則雖良法美意反爲病民之舉憶昔吾浙有某中丞以儉率下一日出見小家一婦人繡衣簪花立於門中丞命婦人詣轅左右不知所以擁之去及至轅中丞已忘其事其夫坊者而新娶也探刺三日不得信乃售其屋不足又售其妻家之屋得數十金賂左右爲之請中丞始引婦入傳呼夫人隨有蓬首敝衣從竈下來者中丞指謂婦曰此夫人封一品其服飾如此而汝乃華糲必飢寒之將至矣以後當勤儉爲務吾所以訓也賜之粗糲而遣之婦數日爲所拘已恚甚歸又無家遂雉經死

又江南某大府御下嚴巡所屬有奴挾妓飲酒橫  
索州縣錢事發杖之斃以爲無敢再犯矣後復出  
羣奴之所犯更甚以爲小過卽死雖大亦不過如  
是姑快吾意而冀其未盡知也人亦以罪不至死  
而竟若此何忍復發其事於是上下相蒙豈非矯  
枉過正之弊哉

或問邑中紳士有謂不宜常時霑接以別嫌疑信  
乎曰此謬論也紳士中有朝官耆老皆吾師友也  
有青衿學子猶吾子弟也古人習射讀法鄉飲之  
屬無一不與士大夫相親何嫌而何疑若但終日

簡松草堂文集

附錄

八

與胥吏爲伍而不與賢士大夫周旋則風塵之俗  
尙可醫耶惟紳士亦有賢不肖其賢者吾近之其  
不肖者吾遠之近之者固相視莫逆遠之者亦不  
惡而嚴爲子夏也可爲子張也可惟此心之鑒別  
而已不必預以陽橋待人也

或問每見視事者多至深宵今先生聽訟從不至  
夜雖晝短事繁亦不過更餘而畢豈有意歟曰凡  
深夜聽訟者非眞事冗也皆借以示勤也其實清  
書時酣眠飲酒或習於游戲之事至夜則燈火滿  
堂傳呼奔走漏下數十刻不得休不知者見其深

夜尙視事不肯少息其平日之勤可知豈知村氓不遠百里而來延頸待判彳亍公門之外忍飢寒而不敢去者銜肩疊背不知凡幾幸而案結則一日之事尙了或須再訊又復如是不必枉濫而民情已怨矣視事者尙詡詡然以爲吾勤也不值有識者一笑且昏黑之中弊竇百出或應訊者頂替或應責者代杖皆所不免而左右伺候之人疲飢不支亦恐有舛誤對簿者之情僞或已服或未服其見於顏色者亦無從覺察聽訟必坐堂皇者非壯觀也正以察人情之公而是非易見也又何取

簡松草堂文集

附錄

九

乎夜又聽訟亦不可太早早惟宜於炎暑若嚴寒則窮民衣單食少環伺之際難以耐寒且受杖者於階墀之下以熱腹伏磚石之冷亦所難堪不可不知子妻弟嵇久之太守前令泰安時寒冬行杖以羊皮鋪階石上人或笑其婆子氣吾以爲惠雖小不失爲仁者之術

或問待吏胥如何嚴法曰此輩待之自不可不嚴然亦有道吏胥亦人子也卽吾百姓也有罪當痛懲之然斷不可虐使之刻待之不當任其恣法以營私亦不能使其枵腹以從事範之法而謀其生



此恩威兩得之道也袁子才先生云威可使人畏不可使人恨恩可令人感不可令人狎真名言也豈獨待吏胥然哉

或問檢驗之事如何曰檢驗之事其變多端不可不慎洗冤錄今之金科玉律也大都不出其範圍然亦須神而明之難以盡泥如踢傷小腹腎囊死者其傷必現於顛門牙齒予曾驗一人實係傷下部而死而顛門牙齒竟無所現溺死者必腹脹拍之響大概皆然然亦有口鼻手足指甲泥沙宛然而腹不脹拍之無聲者它如所稱口眼開閉四支

簡松草堂文集

附錄

十

伸縮等亦不盡合惟在臨時細心驗屍斷不可嫌其穢惡件作之言難以盡信雖盛暑必親臨之用手推按不惟盡已之心亦以杜屍屬日後混告傷痕至檢骨有蒸煮二法洗冤錄明云陰雨不得已則用煮法可見蒸煮並不相連也楚南風氣一遇開檢件作輩必先煮而後蒸已屬倒置且骨經煮後多帶黑色傷暗者反不甚明了故必細檢不得而後煮不可輕用第言枯骨則然如腐爛未久尚有筋肉黏連沖洗不去者則不得不用煮矣至骨之枯者用糟醋等物如法細檢其傷既明不惟不

必煮并不必蒸而愚民不知蒸煮之慘以其見慣  
反以不蒸煮爲不如法往往牽控可笑可恨  
或問案無確據何以斷之余曰是不可以躁心嘗  
也或得間以求之或參互以證之或多方以鉤之  
或巧思以引之全在臨時斟酌憶在湘潭有湘鄉  
縣民叔姪二人叔挈其幼姪遠賈滇中獲厚利姪  
漸長叔子資令歸置田產復陸續寄歸約千金姪  
亦善賈家漸以起叔後屢折閱貧且老遂歸依姪  
以居姪不順叔因索所予金姪以爲誣叔怒欲控  
之而無所據思往控於省垣路經湘潭宿逆旅主  
簡松草堂文集

附錄

十一

人問之告以故主人曰吾縣主廉能斷卽此控足  
矣何遠涉爲叔然之遂投狀余問有據乎曰無惟  
歷次寄銀皆有家書在姪處余曰姪旣以汝爲誣  
書安肯出且隔屬文提未便汝歸控可也叔泣曰  
民間公名故來控今以無據不直卽歸控何益叩  
頭不止余收其詞曰姑退五日後聽訊因呼黠捕  
授之計越日捕擒一賊至曰此賊屢有案而贓不  
得見恐在他邑余詰其窩主賊供在湘鄉某家卽  
所控之姪也遂移文關姪至訊其何以窩賊贓消  
何處命大杖將嚴鞫之姪呼冤余曰聞汝素貧今

頗饒裕家貲從何來姪曰民蒙叔卯翼家貲皆叔  
與足以自給何窩竊爲余曰何據姪呈歷年叔寄  
銀書余大笑出叔詞示之並呼叔面質姪惶恐伏  
罪余曰藉叔貲而欺叔理宜重懲今不傷汝骨肉  
和氣速以千金還叔具結仍移知湘鄉飭領存案  
賊另訊此無據而得據也湘潭人至今能言之  
或問和息應準不應準曰彼旣不願終訟不妨從  
而解之亦古調人之義然必當堂令兩造中證三  
面訊釋庶杜日後僞息壓和之控

